

◎ 楊鍾羲 撰  
◎ 雷恩海 姜朝暉 校點

# 雪橋詩話全編

三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# 雪橋詩話全編

三

◎ 楊鍾義 撰

◎ 雷恩海 姜朝暉 校點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楊鍾義 撰

# 雪橋詩話三集

雷恩海 姜朝暉 校點





# 目錄

|    |       |     |      |
|----|-------|-----|------|
| 序一 | ..... | 金蓉鏡 | 一四二一 |
| 序二 | ..... | 劉承幹 | 一四二二 |
| 卷一 | ..... |     | 一四二三 |
| 卷二 | ..... |     | 一四八〇 |
| 卷三 | ..... |     | 一五二七 |
| 卷四 | ..... |     | 一五八八 |
| 卷五 | ..... |     | 一六四九 |
| 卷六 | ..... |     | 一七〇九 |
| 卷七 | ..... |     | 一七六二 |
| 卷八 | ..... |     | 一八二二 |
| 卷九 | ..... |     | 一八七七 |
| 目錄 |       |     | 一四〇九 |

雪橋詩話三集

二四〇

卷一〇

.....

一九二七

卷一一

.....

一九九〇

卷一二

.....

二〇五二

## 雪橋詩話三集序

古今詩話，皆摘其逸豔，舉其芳馨，而人與時，或不暇論，似公、穀之說《春秋》，但明一義，無以觀其會通。獨左氏之《傳》，嬋嫣家世，旁連交友，並其時之升降，無所不載。聖遺同年之為此書，有似之者。談詩而懷國政，念舊俗，繫族世，序交遊，正得論世知人之旨，非徒博掌故已也。南豐劉氏之為《通議》，略與之合。然其人自稱通隱，而時有惡辭。聖遺以先朝翰林守江甯，有循聲，將駸駸向用矣。國變後遁居滄瀆，其所交皆遺黎遁叟文行兩美之士，不沾屠沽一錢半菽<sup>(一)</sup>，以賣文自活，於世俗無所詘。境日艱而氣大昌，志彌潔而文以芳。故其為書，連犴激清，諒於故實，庾言似諷，正言似訴，質言似箴，文言似騷，滅沒於驪黃之中，而翔翥於埃壙之外，一寫其忠愛悱惻而已。語副其人，人副其事，以是眇魏晉而晤羲皇可也。予交聖遺三十年，自別京師，又屢見於漢上，不意相從於此，數數過其寓廬，述往事，發憤懣，蓋身蹇而情親，神密而道合，非世俗之所為交也。嘗以名聲五百歲相助，予至今愧不逮其言，而聖遺遠矣。爰舉《左氏》義以相況，勿視為摘豔舉芳之書，則聖遺之情見，而古人之情亦無不可見，此說書之旨也。<sup>(二)</sup>

宣統十一年己未二月二十六日，長水金蓉鏡。

### 【校記】

〔一〕不沾屠沽，求恕齋本原作『不沾屠沽』，誤。

〔二〕旨，求恕齋本原作『皆』，形近而訛。

## 雪橋詩話三集序

止廬居士，苦行人也，外樸內朗，無大過，亦無出入人事。年二十五登朝，不為晚；讀書半袁豹，不為愚；口無臧否，不為不至慎；澄之不清，撓之不濁，不為不自容；蠶書褒勉，上徹天聰，不為不遇；而汶汶闇闇，萬事蹉跎，不能有所表暴於當世。嘗習為文辭矣，應奉文字，未一當筆，預修典實，程課獨勤；分校春秋試，得士逾額而適為同館所不悅。光緒中葉，異說未起。當途有講漢學者，居士好古訓而不以考據名；有談道命者，居士頗自愛而不以理學重；有尚經世之務者，居士亦通知國故而不能以筆札唇舌嘩世取寵，從吾所好，聊自怡悅而已。乞外十稔，守故官。官制既改，才謂之士，多不次進用。居士錄錄，不一登殿廷備宣室之問；家世京輦，而五陵裘馬有傖楚之譏。廣場密坐，無耳語，亦無驚人之談。名士或目為禮俗，達官又病其高簡。海內不知有此儒，行省不知有此吏。江南瓦解，以親老弟廢，不忍為東海之蹈。狹廬專室，長物蕩然，故人有閔其窮者，束脩之奉，升斗之貸，倚恃為活，至於今茲。仕不爭利於朝，隱不爭名於市。少愛鈔書，不能以院體博輜軒之使；壯習唐法，不能以北碑通篆隸之郵。文章無宗派，吟詠無專攻。傭書之暇，閉戶課子。惟日鈔撮故事，以為雅談，冷暖自知，如魚飲水。承幹無似，竊喜能知居士之為人，既為刻《雪橋詩話》初、二集矣，茲《三集》成書，復為刊佈，以見其避地之久而困學之勤，世有王勝之其人，或能卒讀一過也。

己未仲冬長至日，吳興劉承幹。



##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

### 一

歸元恭《明季逸事野錄序》略云：『昔燕都淪陷，毒痛盈宇，於是紫蓋渡江，南都擁立。史大司馬電發金陵，榮陰知奮。哲父之徒，從表驚景。燥者晞陽而集，濕者識陰而歸。若史公得究其志，或掩江漢，帶閩越，猶未裸龍章而悲離黍也。迨公出鎮，柄臣負乘章賂，鴟鴞集林，歸昌鍛翮。宮鄰金虎，各以類從。珍瑰晝列，龜紐夜懸。騁暴清流，將肆鉗網。皇胤猶存，璿宮可辨。振彼窮饑，高張羅織。憾先帝於九京，報桐封之宿讐。於是甯南悍卒以保青宮，清君側為辭，瓜步內虛，壽春外叛。士不晨服，軍不夕燧。史公授命，闕燼成蕪，群奸之罪，其有既乎？予懼後世傳者之失實也，就所憶質言之，平言之，後世得以考焉。』其援《遼錄》記申元渚叩李成梁邊事曰：『凡所育健兒，恣其所好，衣服、飲食、子女、第宅，及呼盧、俠邪之類，有求必予，但令建功。當其窮時別貸之，責以劫帳先登，計級受賞，即除前貸，故人皆樂為之用。然李氏之費，初以養健兒者，繼漸移以結朝貴。撫、按出都，必預有以張之。山人墨客求朝貴書出遊者，以李氏為利藪。當成梁、如松之貴，與之語，皆娓娓精當。及如柏輩，與言皆贖甚。如標出鎮，不過以孝廉五六人計偕寓其家，上疏舉之。熊廷弼至，即糾如標十大罪下獄，擬辟。廷弼剛而驕，嚴而不當。甯遠一役，袁崇煥實為首功，刑浮於罪。孫承宗練而才，不能無欲。杜松勇而

疏，劉綬為勝。祖大壽家富而勇，非有心負國。滿桂勇而廉，然群帥不服，一戰而蹶。政府中樞，尤多負國。張江陵當國，九邊之事，如視諸掌；葉臺山每邊臣書疏，手自裁答。崇禎朝為中樞者，梁廷棟稍可。『持論至為平允，惟於吳三桂有恕辭焉。我朝與明戰，屢得風霾之異。魏默深《皇朝武功樂府·天助師》一章實專詠之。元恭亦言：『遼事之起，每當破城殺將，天象必變，靡不彰明較著。惟南都已無咎徵，豈天以為無足警哉！』其言至痛。然明季學士大夫，尚有講學之遺風，宵小僉壬，猶知清議之可畏。元恭序言有云：『墮三百之緒，折九萬之絃，徒使草野遺黎，荷鉏削棘，大澤枉呼。望璿樞而撫心，歎雲庭而致命。貞臣失氣，烈士飲哀，璿鏡不輝，珠囊猶抗。哀哉蒼天，此何人哉！』代異時移，讀之神往。拙著必托始勝國之遺民者，意亦在此。

## 二

萬年少為僧，後以書畫自給。李舒章假歸，道過淮安，年少以僧服見，舒章望之泣下曰：『李陵之罪上通於天矣。』年少嘗自作背立小象，顧云美為題『扶要道人』四大字，云：『道人扶要，要不可折。杖而扶之，曰「非敢學古人也，病未能耳」。因自寫照，而顧苓書其卷端。』自題云：『此壽道人自寫小照也，寄語世間人，言視其背，其面目不足觀也。』又自書《小傳》云：『萬壽，字內景，好讀書，善楷、隸，守咫尺之志，不慕榮利。甲申、乙酉天下大亂，避地潯，為賊所掠，不屈。久之還南村。貧甚，負甕自給，操行勤苦，或時為人傭書，彈琴，賦詩以自娛樂。每念生無益於世，沒且與草木同腐朽，將修身卻垢，以求出世之道，學於沙門。名曰慧壽，號明志道人。己丑中風痺，此身既廢，因思古人有以惡疾成

道者，遂自為贊。贊曰：「既與之以貧，復中之以惡疾，是天之厚施之也。厚施者不能報，則終身隨之，吾與天遊乎？」後復題云：「草間無事，灌鋤既罷，輒自弄筆墨，戲作此卷。」定巖見而愛之，遂以為贈。定巖曰：「海內多故，山川間之，異時出此卷，如對道人。」余笑曰：「千里相思，一夕命駕，子從此將滅影人間乎？不能，則數百里間十日往還耳，子何念之深也。」建安孫陵壽如學於年少，此卷既歸定巖，壽如為作《隰西草堂圖》於後。壬辰，年少至吳郡，登定巖之堂，復為題識數行。案，《隰西草堂文集·自志篇》云：「作《人對圖》第一，《居墓圖》第二，《受業圖》第三，《泛湖圖》第四，《負甕圖》第五，《靜攝圖》第六。」劉湘跋稱：「《自志》共有八圖，今止存其六，此《扶要圖》當即八圖中所缺之一。」南村蓋淮市所居，《雜詠》詩所謂「築圃南湖西，淮流灌其下」者也。

### 三

有赤腳僧者，初不知其何許人。嘗過婁上，踵吳梅村之門。梅村止之宿，越一夕，議論不合，遂辭去。癸卯春，住無錫之長春庵，雖溽暑嚴寒，足不躡芒屨。晝則乞食於市，三步一拜，口不知誦何經，喃喃若有所語，邑中好事者輒食之，日不再食。每至申黃門家，則急趨而過。甲辰十一月，忽至齋主家告別。眾詰其將何之，曰：「吾無所往，行且永訣耳。」臨歿，作書致吳門李侍御子木，自述為山西太原人，崇禎辛未進士，申、酉以後，遁跡至此，屬焚其骸，無歸葬。平時養一雞自隨，至是謂其雞曰：「吾死後誰飼汝？盍隨我去。」越一日，雞亦死。嘉定趙哲庵克聲《赤腳僧》詩：「廿載拋家作遠行，蕭然瓶鉢一身輕。江潭憔悴靈均淚，蜀道崎嶇子美情。冰雪歲殘思舊臘，風波海沸隔西京。泉臺知有英靈

在，仍挾天雞候曉鳴。」

四

唐實君《題先師朱昭芑先生遺像》云：『夫子誰儔匹？吾猶及典刑。道風傳泗水，學海極滄溟。博物稱文府，熏人是德馨。時逢遷亳社，不擬裸周廷。偕隱田居室，深棲野史亭。鑽研讎往紀，寂寞抱遺經。萬卷判頭白，千秋待汗青。共瞻通德里，獨指帝車星。朝議思周黨，鄉人敬管寧。但看鴻避弋，誰想鳳儀庭？』案：昭芑，名明鎬，太倉人，十七補諸生，為復社名宿，與周子叔齊名，稱朱、周。讀書手自勘讎，朱黃鉤貫，有《史典》、《史幾》、《史略》、《史風》、《史游》、《史嘉》、《史芸》、《史異》、《史最》、《史俳》、《史鑒》、《史祭》、《史糾》十三種。會世變，絕意仕進。詔舉山林隱逸，學官以其名聞，以死自守。卒於壬辰，吳駿公為志其墓。實君自成童許為國器，實君詩所謂『都講堂前立，微言帳後聽。曾誇雲際鶴，愧老案頭螢』者也。至稱其未病時，夢上帝使人趣召，及病革夢百神來迎，則未免語怪矣。

五

無錫黃漢臣、馬大林齊名偕隱，樂道安貧，為里閭所矜式。秦留仙《里兩翁詩》：『白楊蕭蕭起夕風，高墳古碣千山空。人生貴賤等為死，文采吾悲里兩翁。兩翁生長梁溪城，死同涕淚生齊名。九原不作黃江夏，四壁今無馬長卿。長卿早入金閨籍，家世才華照東壁。白馬青絲白面郎，二十登朝人噴

噴。一自黃巾破故都，君家文肅獨捐軀。痛哭君親慘天地，芒鞋投隱在江湖。湖邊花柳芳菲節，花色殷紅杜鵑血。只道先生愛看花，月落空山心寸折。文賦江南庾子山，流傳筆墨在人間。酒酣向我一揮灑，半落秋燈風雨還。自說前身老衲子，心空妙解無生理。每將止觀教黃翁，他時共出青蓮裏。黃翁多病苦著書，柴門高柳城東居。三更熱火因煨芋，五月披裘非釣魚。早謝青衫甘韋布，圖書考索從無誤。高文金石滿名山，細字巾箱不知數。精研梵夾幾春秋，學餌丹砂悔白頭。摩詰中年修淨業，樂天老去覓丹邱。空有文章誇屈宋，草堂萬卷無人誦。執紼貧交范式看，傳經弟子侯芭重。兩翁吾里真典型，一時凋謝愁晨星。遞相祖述杜陵意，後生誰者窺門庭。我今哭兩翁，襟被人東魯。欲將西風淚，灑作泰山雨。一洗秦皇無字碑，不隨文士歸黃土。『泰安車中作也。』

## 六

明遼藩裔術桂，字天球，由輔國將軍依唐藩閩中，封甯靖郡王，崎嶇兵間，無成，事窮蹙，竄海外。迨鄭氏歸命，無所之，遂自經死。臨終書《絕命詞》云：『艱辛避海外，總為幾莖髮。於今事畢矣，不復采薇蕨。』聞者悲之。時年六十六，葬鳳山竹滬里，姬侍從死者五人。蓋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六月事也。有玉帶流傳民間，武陵朱幼芝為賦《一元子玉帶歌》云：『臨濠龍種岐岐海死，以數莖髮為終始。鼎移社屋逾三紀，毅魄猶依故遼邸。可憐赤嵌城，夜夜荒雞鳴。可憐竹滬溪，年年杜鵑啼。九十年來同聲哭，絕島無祠薦秋菊。蕤香亦剩幾抔土，遺帶還餘一束玉。帶兮帶兮！當年玉人用意琢百鹿，那知一旅無成莽馳逐。幸也末路完其璞，皓潔奇姿出陳櫝。君不見，七客寮中信國硯，玉帶生歌酬唱遍。不惟

其物惟其人，正氣常留石一片。我今為帶作此歌，歌成信手書擘窠。誰歟和歌謝皋羽，勿煩屬筆趙孟頫。」（范九池《五妃墓》詩序謂：『施襄壯客澎湖，王語諸妃曰：「我死期至矣！」皆對曰：「王生俱生，王死俱死。」遂同縊堂上。』五妃：袁氏，王氏，秀姑，梅姑，荷姐，墓在臺灣縣仁和里。）

七

熊蔚懷司空《贈八大山人》詩：『高士南州邈，東湖煙雨寒。伊人千載後，秋水一編看。把卷吟詩好，聞名見面難。相期拾瑤草，長嘯碧雲端。』林巒供放眼，城市即山中。予亦巖棲者，將無玩世同。絕祛名士態，定許酒人通。笑彼雲煙客，崎嶇走雪風。』程柯坪題其《菌筍圖》云：『誰能畫菌如畫芝？銅釘茁土仙濯滋。誰能畫筍如畫荻？凍雷怒蟄錦棚坼。山人泚筆絕藝兼，圓堆壞笠犀擢尖。伊蒲饌淨穀神醒，擷蔬不受肥羶黏。石城回首烽煙動，朱邸繁華成昔夢。寄生已分笑靈椿，結實何心飼饑鳳。一龕枯坐雪燈昏，薇蕨西山忍共論。君不見，國香零落鷗波澗，芳草王孫斷客魂。』

八

徐元歎居落木庵，斷炊絕粒，靈巖退翁分鉢中餐以周之，他有所遺，不屑也。嘗以庵地質錢於靈巖繼公，手書券，而華山蘖公為之居間。蘖公，嘉魚熊魚山開元為僧，住蘇州之華山，名正志，號蘖庵者也。落木庵券舊藏蟬溪海會寺，並元歎遺像在焉。朱西生詩云：『落本歸根定幾時，一庵猶是費支持。』

亭中構史《中州集》，江上招魂《上峽》詩。遊客貧來惟賣屋，故人難後已披緇。可憐家國飄零者，佛火空堂淚暗垂。『龔公抗疏重前朝，淚血河山歲月遙。鶴羽飛邊禪錫住，龍髯攀後劫灰銷。巢、由結屋真多事，支、許同林定久要。今日天池秋草遍，一杯殘茗話僧寮。』龔庵，天啟乙丑進士，初仕吳江令，晉吏垣，崇禎壬癸間直諫拜杖。康熙乙卯駐錫吳江，距作令時五十年矣。沈永令贈詩有『士女爭來瞻瑞相，拈花舊是宰河陽』之句。其《落帽石》詩云：『空山冷落一危冠，敢道威儀似漢官。只為儒家收不住，特留當路與人看。』亭林有《同王元倬及楚二沙門泛舟》之作。二沙門，謂魚山及髡殘也。髡殘，號石谿，湘潭人。

## 九

濟陽陳蒼屏明經王政屢徵不起，種藝自給。張稷若訪之，值其灌園，退而賦詩云：『擾擾當時士，日夜幾能休？夫子何獨爾？意靜如懷秋。散髮自灌園，緬邈對平疇。高柳拂清襟，濯漱有寒流。我來適見之，下風依颼颼。開顏獎弱植，酌我餉餘甌。慰我屢空懷，訓言日夕周。吾道有通塞，此外更何求。再拜識此意，歸理柴車輶。』卒於順治癸巳。稷若為撰墓表，稱其整潔和厚，遠物役，絕名累。善治經，遊其門者無敢自軼，誠高人之逸軌也。同邑金溫其上舍式玉、鄧溫伯訓導光玉均與稷若善。溫伯《讀蒿庵閒話贈稷若》云：『十年成一車，未可行山谷。非不美輪轅，崎嶇慮折軸。荊榛結輪牙，崖塹多局促。所以阮籍輩，每至窮途哭。澤中有雷隨，且向此中宿。』溫其《小園獨酌憶張汗漫》云：『開尊對籬圃，綠蔭慊幽心。花氣微通袂，松風時動琴。避人謀自得，采菊興仍深。忽憶同心侶，狂懷滿古今。』汗漫，稷若別號。

一〇

嘗見倪文正詩畫冊，題者為『潞河門下士張文珽，明天官尚書郎西泠張中發，南山逸史陳于鼎實庵，吳趨後學葉襄聖野，西陵門下士吳山濤，晉江舊史慙齋黃文煥，會稽唐九經豫公，釣史查繼佐伊璜氏』，皆遺民也。胡介彥遠以所畫《茅亭清樾》與舊作《橫山訪江十一浩》詩神似，即以此詩題其後。詩云：『山曉晴暄似早春，孤懷直上四無鄰。踏星入塢已千里，負手獨行無一人。出澗清泉驚世俗，向山白鳥絕風塵。何時下馬投鞭去，萬壑千峰一個身。』張吏部詩云：『故林不可望，勉向東南飛。桑柘何萎黃，使我初願違。束身同萋草，冉冉忘朝暉。陌葵恣霜露，各自競芳菲。時節變晷候，況復別早微。憶我吳門友，咳唾盈珠璣。文章不易貧，妻子恒苦饑。士窮節乃見，耿耿神相依。欽子存今是，感我昧昨非。曾無裘與葛，空爾念緇衣。秋風發清飆，颯颯動荆扉。東海豈不潔，慚愧首山薇。』亦《答吳門友人》舊作而似履上者。履上，蓋文正之孫，中發稱履上為表弟，文正其外祖行也。

一一

鄭縣葛同果，明崇禎庚辰以第二人及弟，授編修，為端敬殿講讀較書官，以親喪歸家居三十年。范忠貞撫浙，薦不起。著《昭忠錄》，紀北都死事、南都死事、封疆死事。吳青壇《七君子詩》稱為『躬耕老泉石，樂道以長終』者也。



一二

雪湖楊高士秋，字碩甫，吳江平望人，為瞿忠宣幕賓。忠宣殉粵西之難，高士慟哭軍門四日，收遺骸歸葬虞山。康熙辛酉陸清獻遇之於虞山，為序其詩。明豫章宗室乞食來吳，居高士家三載，學仙，指松為姓。故虞山立松仙祠，以高士配。虞山拂水巖雙忠祠祀忠宣及張都督同敞，高士亦配食焉。林垓村尚書題其遺像後云：『孤臣灑血殉蒼梧，義士招魂到海虞。劫換紅羊忠骨在，歌殘朱鳥淚痕枯。三軍動色愁風洞，一老歸蹤話雪湖。奚取松仙同配食，新祠拂水薦生芻。』意在軒輊，然松仙亦何可多得？湯誼卿《彭城詠古》云：『更生原是楚藩宗，經學當時子駿功。猶有外家封事在，如何竟作國師公？』讀之一慨。

一二

楊雪臣有《辨正整庵困知記》一書，詩曰《旭樓集》。《自題旭樓小照》云：『扶桑原有日，日日上檐楹。負曝將安獻，朝陽自有情。問年疑隔世，顧影愧平生。衰老君無慮，南山酒共傾。』《不眠》云：『忽憶丁年無限事，難調子夜不眠心。』《元日》云：『空勞天地能留我，敢向松、喬更乞年。』安溪所謂『有子房之心、靖節之操』者也。其《答錢行父論管夷吾不死》云：『召忽固臣節，仲也生亦仁。一死良所易，聖賢重生民。反面任貽譏，識者得其真。安能守區區，坐見斯世淪。雖無鮑叔知，而志在必』